

何鴻章和吳王夫差盉

Eric Hotung and a Bronze He of the King of Wu

□ 簡 平

By Jian Ping

A generous action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by others. Here is a story of how Mr Eric Hotung,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has helped restore a two thousand year bronze wine vessel to its rightful owner. His name should be remembered by all of us and to him we all owe our grateful thanks.

做了好事的人是不會被人們忘記的。何鴻章先生的慷慨捐贈，使二千多年前春秋戰國時代吳王夫差的一件青銅器重歸故里。我們記住他的名字，並真誠地向他道一聲“謝謝”。



■上海博物館接受何鴻章先生捐贈吳王夫差盉儀式Ceremony for presenting the bronze *He*

■何鴻章先生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把吳王夫差盉放到展示櫃上
Eric Hotung carefully putting the *he* in place

■何鴻章先生的夫人帕特里夏親自爲吳王夫差盉揭開紅色的幕布
Mrs. Eric Hotung unveiling the *he*



“今天，二千多年前春秋戰國時代吳王夫差的青銅器‘完璧歸趙’。

“我能夠把這樣一件稀世珍物親自送還給中國，感到十分榮幸。”

1995 年歲末的一天，上海博物館舉行了新館落成以後的第一個重要活動——接受香港何鴻章先生捐贈吳王夫差盉儀式。以上這段話就是何鴻章先生在這個儀式上即席講話中的一個開場白。那一天，剛好是上海博物館新館部份開放不久，在明淨、華麗的大廳裏不僅有上海市政府的官員、博物館的專家學者、各國駐上海領事館的領事，而且還有很多很多普通的上海市民，他們都深深地爲何鴻章先生這番話所感動，向他報以一陣掌聲。

吳王夫差盉是一件春秋戰國時期的酒器，無論是造型藝術、鑄造工藝和銘文考證都極具研究和欣賞價值。這樣一件珍貴的文物，竟出現在海外的市場上，隨時都有可能被熱衷於中國文物而又財大氣粗的外國人染指。當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發現了這件文物並決計把它保存在國內之時，何鴻章先生毫不猶豫購得這件青銅名器，然後無償地把它捐贈給了上海博物館。在捐贈儀式上，這位香港著名的實業家面對中央電視台和上海電視台、電台及報社衆多記者的攝像機鏡頭和話筒說：“我認爲：是中國的東西，就應該屬於中國，吳王夫差青銅器應該物歸原主，如果我祖父或父親在世，一定也會這樣做。”這番表述如同他在捐贈儀式上的發言，洋溢着他對中國文博事業竭盡綿薄之力的一片摯情。

何鴻章先生並非中國人，而是一位典型的英國紳士。他的英文名叫埃里克·何東 (Eric Hotung)，不過，他能講一口道地的上海方言，如僅聞其聲不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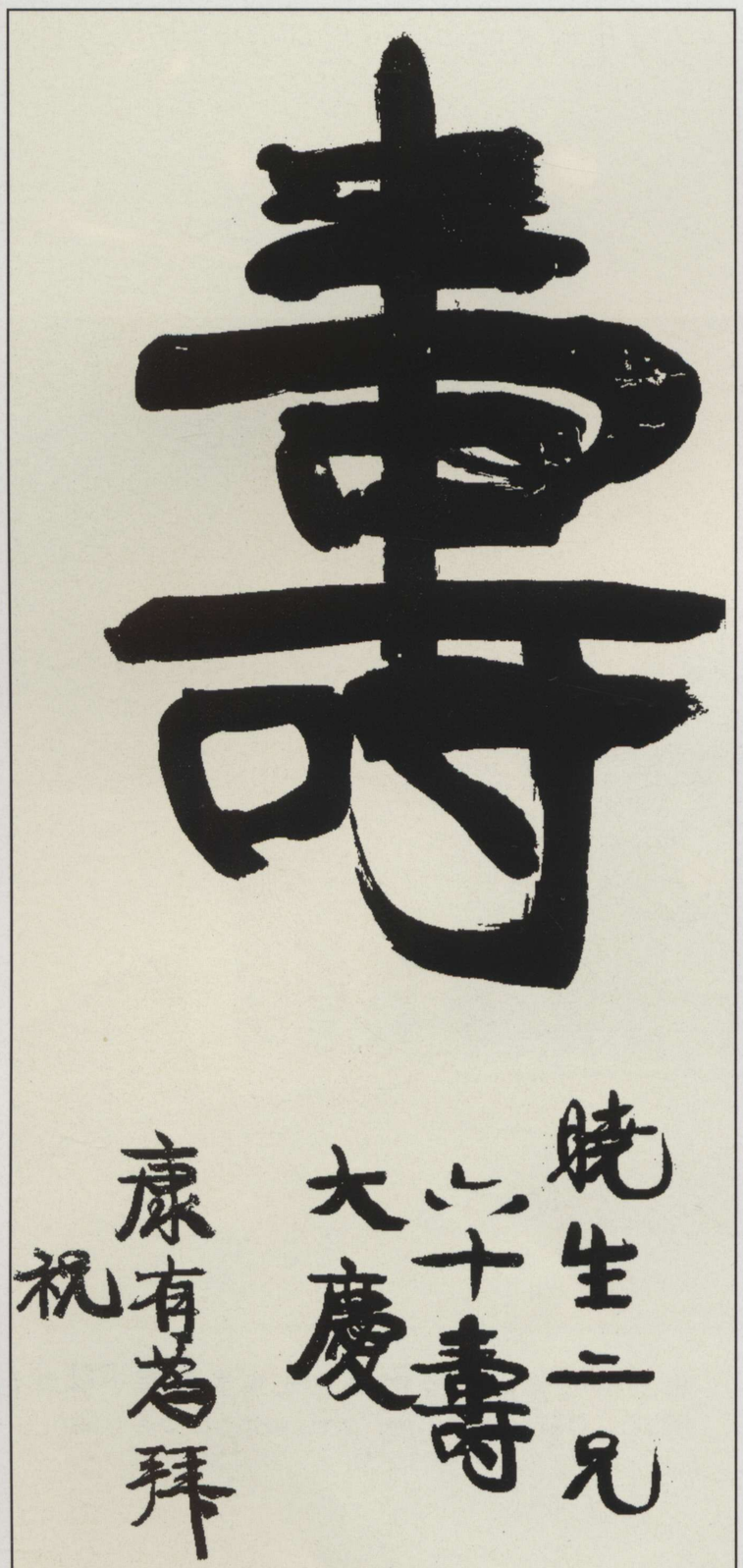


■上海博物館接受何鴻章先生捐贈吳王夫差盉儀式　Ceremony for presenting the bronze *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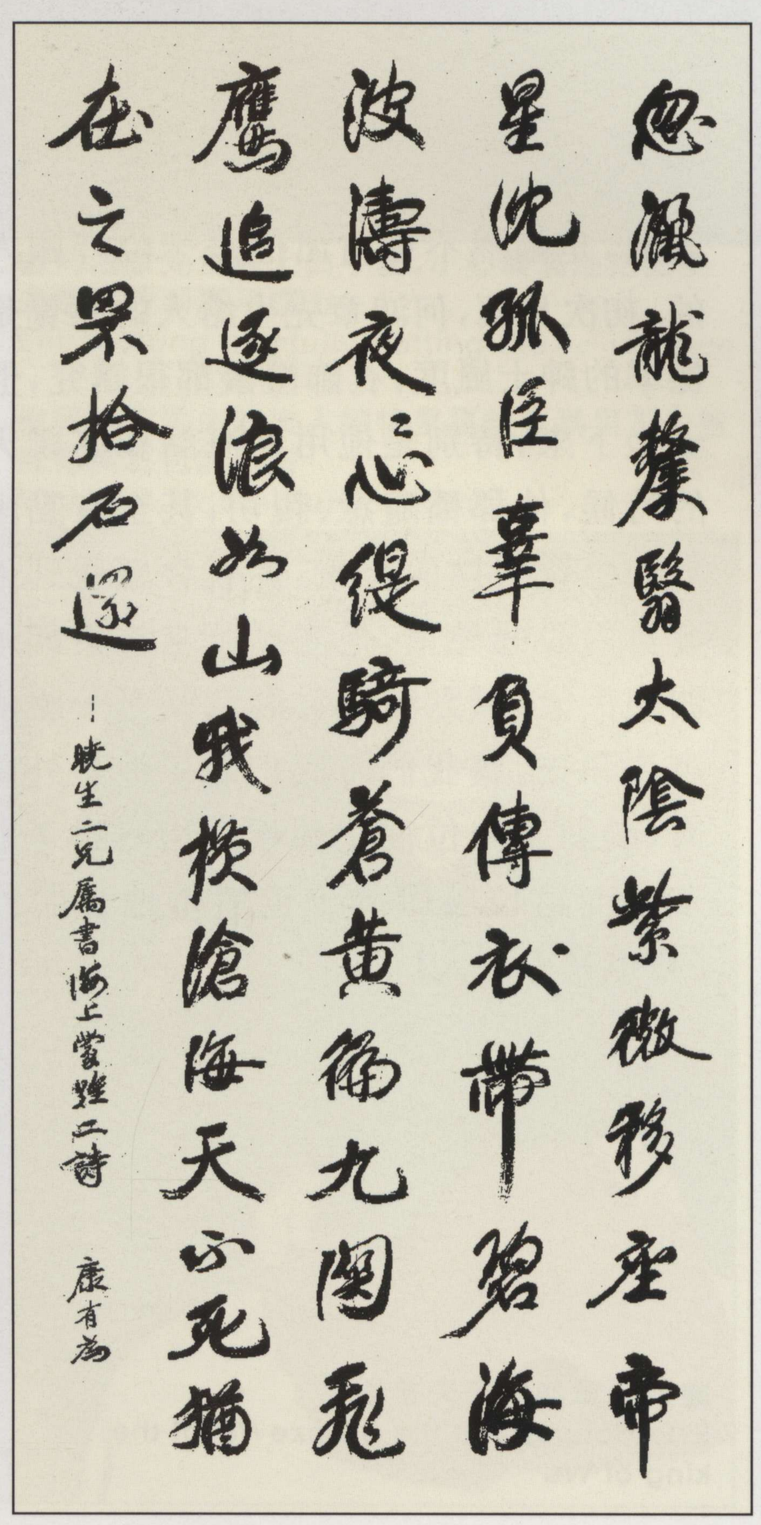
其面，是斷然不會猜出他是一位外國人的。初次見面，何鴻章先生給人的感覺是標準的紳士風度，衣飾禮儀都很講究，但一坐下來，特別是他用上海話和你聊天的時候，他那種隨意、親切，甚至有點幽默的感覺就撲面而來。你就會感受到他發自內心的熱情，他說話時常常爽朗地開懷大笑，緘默時聽你說話又是一臉的專注和藹，讓我們徹底忘記了他是外國人，絕對是一位彼此都相知相熟的老朋友。而這位英國紳士也慎重地聲明："我也是上海人！"

■何鴻章與吳王夫差盉
Eric Hotung and the bronze *He* of the king of W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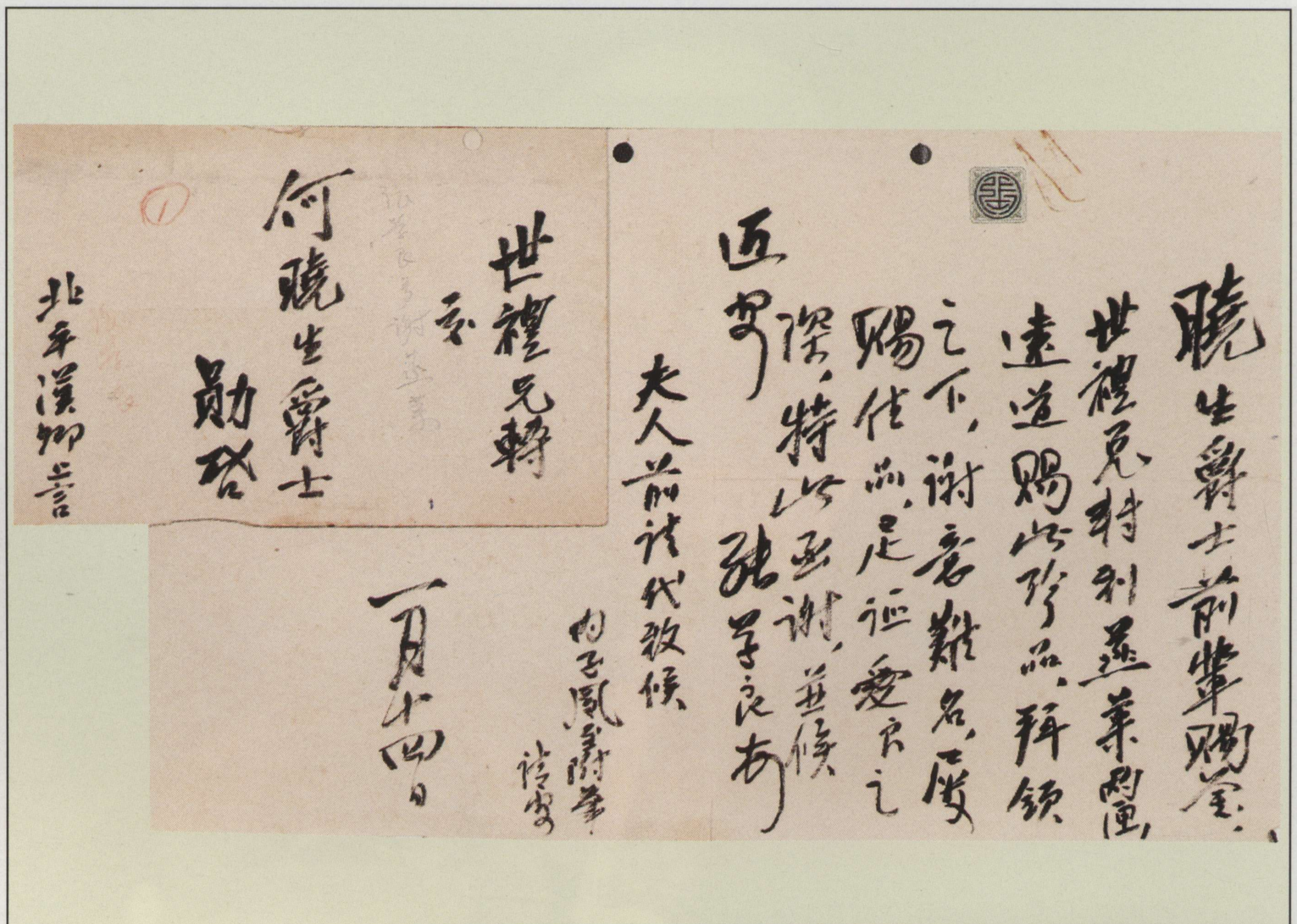


■康有爲爲何曉生六十歲生日題"壽"字條幅
Kang Youwei congratulates Sir Robert Hotung's birthday——a calligraphic scroll

■康有爲爲何曉生題詩的書法條幅
Kang Youwei writes a poem celebrating his friendship with Sir Robert Hotung



這話的由來大概要追述到何鴻章先生的家族，何東家族很早就和中國有着深深的緣份。用何鴻章先生的話説，他們何東家族的中國情結應始於他曾祖父那一代："我的曾祖父是英國人，曾祖母是離上海不遠的蘇州人氏，他們在香港生了我的祖父羅伯特·何東，中文名字叫何曉生。曾祖母熱愛中國，她的諄諄教誨，影響了我祖父的一生，祖父後來娶了我的祖母，她也是中國天津人氏，由此，我們的家族就開始有了中國的血統。"當何鴻章先生出資捐贈吳王夫差盉這件青銅名器時，許多人都知道了他是香港工商界的鉅子，國際知名人士和社會活動家。可在他祖父這一輩，幼時的家境卻是十分貧困的，祖父童年曾就讀於中國人私塾，每天用來喫飯的錢僅夠填飽肚子的一半，常是喫不飽的，從此培養了祖父節儉的習慣，這在後來就成了何東家族的家風，傳給了何鴻章先生的父親和他本人。祖父後來在香港發展事業有了成就，兩度被當時的英國國王喬治五世和當今的伊麗莎白女王册封爲爵士。他自然是英國的一個臣民，但他在心裏卻堅持認爲自己是個中國人。他一生對中國情有獨鍾，他和清朝末年的維新主義者康有爲是好朋友，支持康梁變法。後來，他又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不僅爲孫先生提供武器，還出任孫先生的顧問，在孫中山遭到清朝當局通緝時，他兩次秘密安排孫先生藏在自己家中避難，由此可見他與中國的聯係源遠流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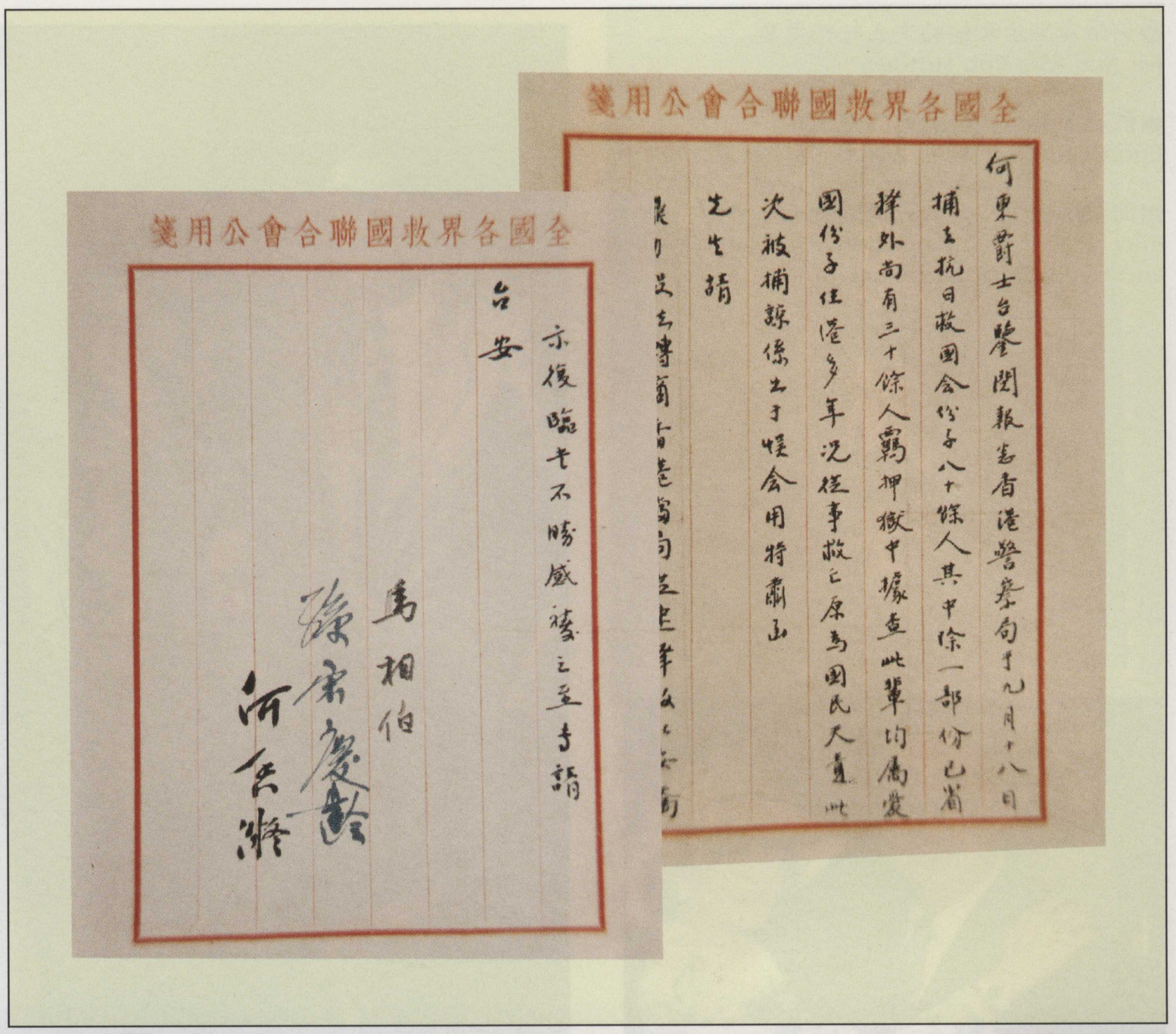


■張學良將軍當年親筆寫給何曉生先生的一份謝函
A letter of thanks from Marshal Zhang Xueliang to Eric Hotung's grandfather



■何鴻章先生和張學良先生在一起
Mr Eric Hotung and Mr Zhang Xueliang

■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給何東爵士的親筆信，請他幫助營救被捕的抗日同胞
A letter to Sir Robert Hotung signed by Soong Chingling and some others



何鴻章先生的父親愛德華·何東，中文名叫何世儉，是一位銀行家，早先曾同香港恆生銀行創辦人共同創辦中國金銀交易所。何世儉先生也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在香港也曾以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的身份主持過歡迎孫中山的集會。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何先生的祖母、姑姑和叔叔等都參加了抗日救國活動。1941 年 12 月 14 日，在一次日本飛機對香港的狂轟濫炸中，炸彈炸斷了何世儉先生的雙腿，這樣一個不幸事件使何東家族的命運和中國命運更深地聯係在一起。何鴻章先生的祖父和父親在世時一直希望中國富強，兩代長輩對何鴻章先生的耳濡目染，令他從小就視自己同中國人没有什麽兩樣。



■何鴻章先生的父親和祖父攝於40年代
Father and grandfather in 1941



■何東家族30年代合影，何鴻章先生在最後一位的左面。
Family portrait

何鴻章先生 1926 年 6 月 8 日生於香港，三歲時隨父母到上海，曾在上海聖芳濟中學 (即現在的北虹中學) 讀書，至 1947 年去美國留學，他已在上海度過了他童年至青年時代的十八個春秋，難怪他能説一口流利的上海話，還説自己也是上海人。1951 年，何鴻章先生從華盛頓喬治敦大學畢業，先後任職於紐約股票交易所和通用汽車公司，直到 1956 年和 1957 年他祖父和父親相繼去世，他作爲長孫回到香港繼承家業。那時候徵遺產税比率高達 52%，何先生差不多又要重振家業，他在香港金融、證券和房地産等領域拓展事業，取得了不俗的成績，躋

■何鴻章先生和他的夫人帕特里夏
Mr and Mrs Eric Hotung

■何鴻章先生和他的第二個女儿
Eric Hotung and his 2nd daughter Gabriel

■何鴻章先生和他的三媳婦及兩個孫女
Eric Hotung with his third daughter in law and two grand-daughters











何東藏畫

■何東爵士的藏畫集
The Hotung Collection of Paintings



■何鴻章先生在他祖父像前
Eric Hotung before grandfather's portrait

身於香港著名實業家之列，先後獲得了馬耳他、西班牙等國授予的榮譽稱號、英國的勳章、美國喬治敦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和舊金山市市長贈予的該城鑰匙。

與何鴻章先生交談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能令他開懷大笑的話題必與中國相關，特別是與上海相關。他說："我從小在上海長大，對中國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自從 1981 年應宋慶齡之邀首次返回內地之後，每次回來都覺得是回到了我真正的故鄉。"因此，他秉承先祖父和先父的遺願，一直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有益於中國的事。他向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捐獻 100 萬元港幣，希望這筆錢用於幫助困難的兒童受教育，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希望工程。有趣的是在八十年代初，他就請美國的一些專家來上海考察，很早就提出了開發上海浦東的構想，並請美國的建築設計師據此設想繪出了浦東開發的效果圖，這和今天上海浦東新區的開發頗有相似之處，這使何先生非常開心。

從何鴻章先生的祖父起，何東家族就喜歡收藏，當年他祖父收藏的許多美術作品中就有包括朗世寧等一批名家在內的作品，這些繪畫都是清代宮廷和香港民俗與發展的寶貴記録，祖父何曉生曾專此編輯成《何東藏畫》出版。祖父舊時得康有爲賀壽的書法立軸，張學良將軍的親筆信等許多記載着歷史遺事的物件也成了何東家族寶貴的收藏和紀念品。在這種環境感染下長大的何鴻章，家中依舊還保存着許多藝術作品，從牆上的書法繪畫到桌上的藝術擺設，都顯露出中華文化對他家族及他本人的深深影響。所以，何鴻章先生很關心中國的文博事業，這次捐贈吳王夫差盉的慷慨之舉説明他對文物歸屬原主價值的深刻理解。如同他在文物捐贈儀式上再三呼籲的那樣："中國的東西，應該還給中國，我希望越來越多的人，也包括外國人都能這樣做。"何先生説完這話又爽朗地笑了起來，他笑得很快活。何東家族與中國的關係又添上了新的一頁記録，這一筆很濃很濃。

做了好事的人是不會被人們忘記的。何鴻章先生的慷慨捐贈，使二千多年前春秋戰國時代吳王夫差的一件青銅器重歸故里。我們記住他的名字，並真誠地向他道一聲"謝謝"。■

吳王夫差盉

Bronze He of Fu Chai the King of Wu

□ 曉　禾



By Xiao he

盉在古代是盛水的，用來調和酒的濃淡，是一種酒器，也可作爲水器。盉這種酒器最早出現在夏代晚期，各時期的形式都不相同，春秋晚期盉大多有提樑，稱爲提樑盉，這種盉在南方地區出土較多。

吳王夫差盉肩部有一條弧形的提樑，整個提樑是一條龍，龍體中空，是由無數條小龍相互糾纏作爲紋飾，稱爲交龍紋。腹部是變形的龍紋，腹的一側有一個短而曲折狀的龍頭爲流，提樑龍背及腹的另一側有透雕龍紋作爲裝飾。提樑中段空缺，爲了便於提攜，器的各部分都鑄造得非常精細，保存情況極好。

吳王夫差盉的肩上有一周銘文:“敔王夫差吳金鑄女子之器吉”十二字。

敔王夫差即吳王夫差，是闔閭的太子，在公元前 495 年即位，二十二年後被越王勾踐打敗，是吳國最後一位君主。

吳金就是御金，是諸侯或下屬獻給吳王的青銅，銘文大意是吳王夫差用諸侯敬獻給他的青銅，爲一位女子鑄了這件盉，那麼這個女子是誰呢?

古代貴族的女子，無論是未嫁之女或者是婦人，都應該有自己的國名和姓，器銘中僅爲一女子，表明她不是貴族，而且社會地位比較低，吳王夫差寵幸的女子傳説以西施著稱，西施之名戰國時代文獻中都有記載，認爲她是天下之美人。公元前 489 年吳王赦免勾踐歸國的第二年，越王勾踐爲了取得吳王的歡心和信任，據《吳越春秋》記載:“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獻於吳王夫差” 可見西施確有其人，盉上銘文的女子不是西施還會是誰呢? ■

吳王夫差盉 *Bronze He of Fu Chai the King of Wu*





■ 吴王夫差盉面蓋部刻有精美的銘文
The lid with finely engraved inscription



